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唐〕樊綽撰
向達校注

寧書校注

中華書局

K29314
2F-2



定價：49.00元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蠻書校注

〔唐〕樊綽撰
向達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鄂國金佖粹編續編校注/(宋)岳珂編;王曾瑜校注. —
北京:中華書局,2018.6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ISBN 978-7-101-13216-8

I.鄂… II.①岳…②王… III.岳飛(1103~1142)-
生平事迹 IV.K8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87487 號

責任編輯:胡珂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鄂國金佖粹編續編校注

(全五冊)

[宋]岳珂編

王曾瑜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59½印張·10 插頁·1179 千字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258.00 元

ISBN 978-7-101-13216-8

序言

蠻書十卷，唐朝樊綽撰。樊綽生平不大清楚，僅從他所著的蠻書和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約略知道一二。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蔡襲代王寬爲安南經略使。其時樊綽爲安南從事，是蔡襲的幕僚（宋陳振孫、晁公武都說樊綽是安南宣慰使，但新唐書和資治通鑑考異不提此事，故不取）。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二月初七日，南詔攻陷交趾，蔡襲全家和隨從七十餘人戰死。樊綽長男樊韜及家屬奴婢十四人也一併陷沒。樊綽本人於城陷時攜帶印信浮水渡富良江走免。蠻書卷四和卷十曾零星記載到交趾城陷時的情況。從所記載的片段事實推測，蔡襲諸人於城陷時戰死，樊綽渡江後可能逃至海門，後來即由海門歸國。咸通五年（公元八六四）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長史。樊綽生平，所知止此。

南詔本是唐代定居於今雲南巍山地區的一個民族。據新唐書南蠻傳的記載，蒙巒、浪穹、越析、遼賧、施浪、蒙舍共稱爲六詔。蒙舍即南詔。唐玄宗以前，六詔地區分布

在今雲南白族自治州，即巍山以北以至麗江，環繞洱海的一帶地方。開元以後，南詔得到唐朝的支持，統一了六詔。天寶以後，唐朝積極經營雲南，和南詔發生了矛盾。南詔閣羅鳳於是投向吐蕃，因而建國稱王，受了吐蕃的贊普鍾的封號。自此以後，南詔逐漸發展成爲大國。到了唐朝末年，南詔經常派遣大軍進攻今四川、貴州、廣西諸地，並屢次出兵進攻安南，對於唐朝造成嚴重的威脅。

樊綽隨蔡襲到安南，是南詔世隆嗣立，自稱皇帝，國號大禮的時候。世隆卽位以後，進攻唐朝的播州（今貴州遵義）、邕州（今廣西）、嶺州（今四川越嶲一帶）。自咸通元年至四年（公元八六〇——八六三），三次進攻安南，兩次攻陷交趾，據有其地。樊綽到安南，正值南詔第三次進攻安南，形勢異常嚴重。他認識到南詔問題對於唐朝關係重大，因在安南作了一番有關南詔的調查研究工作。在樊綽以前，唐朝曾有一些人到過雲南，寫過書。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袁滋爲冊南詔使，冊立異牟尋爲南詔。袁滋曾至羊苴咩城，即今雲南大理，歸後著雲南記五卷。唐穆宗長慶三年（公元八二三），京兆少尹韋審規奉命至雲南冊封南詔勸豐祐。韋齊休隨審規入雲南，歸著雲南行記二卷。樊綽整理了他自己對於雲南的調查資料，並參考雲南記、雲南行記，以及後漢書、王通明

廣異記、夔城圖經等書，寫成了這部蠻書。

樊綽的書，宋以後著錄和引用，名稱紛歧很不一致。新唐書藝文志和通鑑考異等書作蠻書，四庫全書著錄此書，書名即據新唐書和通鑑考異。校注也沿用了這一個舊名。關於蠻書的異稱，具見校注卷一四庫提要的注，茲不贅。

蠻書計分雲南界內途程第一、山川江源第二、六詔第三、名類第四、六險第五、雲南城鎮第六、雲南管內物產第七、蠻夷風俗第八、南蠻條教第九、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第十，共凡十卷。對於自唐朝進入雲南的交通程途、雲南的重要山脈河流、重要的城鎮、六詔和其他民族的概略、物產以及當時農業生產的概況、各族特別是南詔的生活習慣、南詔的一些特殊制度和軍事訓練，以及和南詔毗連各外國的大概情形，都有有系統的紀錄，而尤詳於南詔。宋以後研究雲南歷史很重視此書。新唐書南蠻傳主要取材於蠻書，司馬光的通鑑考異采用的也不少。其餘如程大昌、蔡沈、蘇頌，采用蠻書之處不一而足。李昉等在太平御覽裏所收的南夷志，就是蠻書的別名，是校勘今本蠻書的重要依據。

今天雲南有十幾種少數民族，分布在三迤各處，他們古代的歷史，遷徙的情況，往

往可從蠻書各卷中得到線索。蠻書卷四紀載河蠻於唐德宗貞元十年徙居柘東，柘東即今昆明。今昆明附近聚居很多的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自己的傳說也以為是從大理遷來的。如路南圭山區撒尼族，據他們的長篇敘事詩阿詩瑪上的敘述，他們的祖先是從阿着底遷來的，阿着底據說即在今大理。撒尼族是否即為蠻書上河蠻的後裔，尙待作深入的研究。唯現在昆明附近各少數民族，他們的古代歷史與蠻書所紀遷至柘東的各民族有一定的關係，是可以肯定的。

蠻書所紀南詔方面生產技術的情形，好些是和漢族文化有關係的，也就是說受了漢族文化的影響。這些是研究少數民族歷史的重要材料。今略舉農業、手工業和建築方面的幾個例子，作為說明。蠻書卷七紀載了唐代雲南「耕田用三尺犁，格長丈餘，兩牛相去七八尺。一個人前牽牛，一個人持按犁轆，一個人秉耒」。近代雲南耕田，還用這種二牛抬槓的辦法，只改三人為二人而已。這種二牛抬槓式的耕田法就是採用中原地區的二牛三夫的耦犁式耕田法。所謂格，大概是駕於二牛頸上的那根橫木。又說到「洽山田殊為精好」。山田即中原地區的梯田。蠻書同卷說到南詔養柘蠶織綾羅，這是從四川工匠學會的紡織技術。同卷又提到南詔煮鹽也是用的漢法。卷五紀陽苴畔城南詔大衙門大廳建

築，重屋製如蛛網，架空無柱。這是六朝以來中原地區通行的一種無樑殿式建築，有相當高的技術水平。耕種屬於食，紡織技術屬於衣，鹽爲人民生活所不可缺，而無樑殿式建築又屬於住。這都說明南詔和當時的中原地區在衣、食、住方面有極其密切的聯繫。

自宋、元至明初，蠻書流傳不絕。明洪武時，程本立在麗江通守張翥處見到樊綽的雲南志，雲南志是蠻書的又一別名。自此以後，便很少有人提到樊綽的書。像楊慎那樣淵博，也沒有看到。清朝乾隆時編輯四庫全書，始從永樂大典裏把蠻書輯了出來。先用木活字排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之內（在校注中稱爲內聚珍本），隨後寫入四庫全書（校注用的是文津閣四庫全書，簡稱文津本）。蠻書湮沈了三百多年，至是始復顯於世。此後知不足齋鮑廷博又重刊蠻書（校注中稱爲鮑本）。這是清代蠻書最早的幾個本子。雲南備徵志（校注中稱爲備徵志本）、琳琅秘室叢書（校注中稱爲琳琅本）、漸西村舍叢書（校注中稱爲漸西本）所收蠻書，以及幾個翻刻的聚珍版叢書本（校注用的是閩刻，稱爲閩本），都是以內聚珍本或四庫本、鮑本爲根據的。有清一代蠻書版本流傳大致如此。

四庫館輯印蠻書時，曾作過初步整理，於大典本中的誤字錯簡有所訂正，舊本中注語有案字的都是四庫館臣的案語。其後盧文弨也對蠻書作過一些校勘工作。盧校本蠻書

原本今存南京圖書館，校語另收入盧氏的羣書拾補。盧校雖只寥寥十數條，但在蠻書的整理上創始之功是不可沒的。胡珽所刻琳琅秘室叢書本後附星華校記，星華不知何人，校記亦有可取之處。最後沈曾植有蠻書注，原稿尚在，未曾付刊，可惜沒有見到，只從沈氏的海日樓文集和王遽常編的沈氏年譜中見到蠻書注自序一篇。清代研究西北地理之風甚盛，作者如林，而對於西南却不甚注意，因而在蠻書的校勘和研究上，便不免有岑寂之感！

我於一九三九年至雲南，寓居昆明鄉間。村居寂寥，亟想知道一點雲南古代歷史，因從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了一部蠻書。後來索性把當時所能借到的琳琅本、備徵志本、漸西本和閩本一共四種本子的蠻書，合鈔成一個本子，置於案頭，以供自己隨時翻閱之用。在鈔錄的時候，逐漸感覺到通行本的蠻書有些問題。問題大致有幾個方面：一是通行本彼此之間不大一致。一是蠻書本身誤字錯簡甚多，必須加以校勘。書中涉及的歷史事實、古今地理、名物制度，也應與以詮釋。看書時因將所見到的有關材料，隨時簽注在鈔本上。一九四二年將這些材料綜合起來寫成一個清本，是為校注的最初草稿。那時候像內聚珍本、四庫本、知不足齋的鮑本，在昆明都看不到。一九四六年回到北京，

始從北京圖書館得讀文津閣四庫全書中的蠻書。一九四七年在今南京博物院看到舊避暑山莊藏內聚珍本和今南京圖書館所藏盧文弨校本蠻書，以後又得到鮑本。前後大約經過二十年，蠻書的幾個重要本子纔都看到了。同時對於蠻書的校勘和注釋也積累了一些新的資料。最近有機會將蠻書校注重新寫定，是爲現在的初藁本。

通行本蠻書存在一些問題，四庫館臣和盧文弨的初步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以致於誤字錯簡和其他錯誤，仍然層見迭出。其中有些當出於寫官之誤，特別是永樂大典中的錯誤。永樂大典是一部偉大的類書，但因爲是官書，又經過輾轉傳鈔，寫官粗心，校對草率，於是誤字錯簡不一而足。例如卷一紀石門路一段，原有「閉石門路，量行館」一句，頗爲不解。韋臯是要開石門路，以便利袁滋諸人經，此去羊苴咩城冊封南詔異牟尋，爲甚麼又閉石門路呢？這裏一定有錯誤。後來看到豆沙關袁滋摩崖題名的拓本，題名末段有「韋臯遣巡官監察御史馬益，統行營兵馬，開路置驛」的一句話，始恍然大悟，知道蠻書上的「閉石門路，量行館」一句，原來應該作「開石門路，置行館」。開誤閉，置誤量，乃因字形相近，傳鈔致誤。這是誤字例。

又如蠻書卷八原本末了有一段紀述南詔出軍征役，兵士自帶糧秣等事。卷八講蠻夷

風俗，卷九講南蠻條教；這一條與風俗關係少，與條教關係多。四庫館臣以為這條是錯簡，應放在卷九。四庫館臣的意見是對的。這是錯簡例。

其次，蠻書本身也有錯誤之處。樊綽在安南作了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參考了袁滋諸人所寫有關雲南的著作，寫成這部蠻書。但是他本人究竟沒有能到雲南去「目識親覽」，不免有傳聞異辭以至錯誤之處。今舉一事為例。蠻書卷一紀從戎州入雲南的北路，說是從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門，上有隋開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黃榮在這裏造偏梁橋閣通越析州等處的刊記，史萬歲進兵雲南即出於此。據蠻書所紀，是史萬歲用兵雲南，走的是從今四川宜賓南行入雲南的北路，一名石門路。但是隋書和通鑑都說史萬歲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又度西二河入渠濫川。還至瀘水。蜻蛉川、弄凍（漢書地理志作弄棟），在今雲南大姚、姚安一帶，小勃弄、大勃弄在今雲南彌渡，西二河即今洱海，亦即指大理地區，渠濫川在今滇池附近，瀘水即今金沙江，特別指的自今會理渡金沙江入雲南的一段。所以史萬歲進兵雲南，往返都走蠻書卷一所紀的南路，即清溪關路，不應取道宜賓。清溪關路上也有石門，樊綽把南路的石門和北路的石門混淆了。黃榮在南路的石門造偏梁橋閣，其所造即是棧道。因為在清溪關路上，所以可通越

析州等處，以供史萬歲進軍之用。越析州在今賓川境內。開皇五年也應是十五年之誤。新唐書地理志戎州開邊縣注和韋臯傳都沿襲了蠻書之說。可以證明宋時蠻書卽已如此，並非傳寫之誤。這是樊綽傳聞致誤之例。

因爲通行本蠻書有以上所舉的那些誤字、錯簡、原著者的傳聞致誤等等，必須盡可能的與以勘正，不然就不容易讀。又因爲蠻書裏涉及的一些歷史事實，有的比較簡單，須加以鈎稽補充，有的不免錯亂，須加以整理，所以應加注釋，使原書所述更爲清楚。蠻書是研究西南少數民族古代歷史，特別是雲南地區少數民族古代歷史的重要資料。清朝以來對於這部書所作的整理工作很不够，進行新的整理工作在今天是有必要的，也有比較好的條件。這一部蠻書校注，只算是對於蠻書研究的一個試探工作，在文字校勘和史實注釋方面，作一些初步整理，爲讀蠻書者提供一個新的比較可用的本子。原來的希望，不過如此。下面再分爲校勘和注釋兩項，將校注情形作一約略說明。

先說本子的校勘。校勘蠻書有一定的困難。宋以後的蠻書古本，一個也沒有傳下來。明初程本立在麗江所見到的樊綽雲南志就是蠻書。但是據程氏巽隱文集卷二雲南西行記所紀，他所看到的「樊綽雲南志，字多謬誤，非善本也」。就連這個非善本的雲南

志，我們今天也見不到。其次，通行本蠻書是從永樂大典輯出來的。我曾向幾位見到永樂大典最多的朋友請教，他們所見到的大典裏都沒有蠻書。最近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的永樂大典二十函中，也沒有蠻書。用大典來校勘通行本蠻書，現在也不可能。因此要想知道通行本蠻書裏的一些誤字、錯簡和殘闕的本來面目，都很困難。校注用內聚珍本作底本，取其成書較早，校勘較為仔細。校勘文字以及詞句，主要用以下的幾個辦法：一是用太平御覽和通鑑考異所引蠻書來校內聚珍本。御覽所收南夷志即蠻書別名，共有好幾十條。通鑑考異裏也經常引到蠻書。宋代蠻書的面目，從御覽和考異裏可以窺見一斑。這是校勘蠻書最珍貴的材料。御覽、考異而外，新唐書南蠻傳以蠻書為主要史料，也可作為校勘的依據。其次，用金石文字和唐人集子來校勘，上面所述袁滋題名就是一個例子。此外也試用本證法，即從本書的前後文上下文中發現矛盾，求得正確的字句。如通行本卷五的龍口城閣羅鳳所築一條和蒙舍川一條，這兩條裏的龍口城全是龍尾城之誤，就兩條所述地理情形，可以證明。所謂錯簡，基本上也是用這種方法來判定的。校改的字句和整段，都在下面加注說明，改定的字句旁邊加上點號。經過這樣校勘的本子，比原來完整順暢，成為比較可用之本。但是原本殘闕過甚，個人見聞淺陋，存在的問題仍

然很多。於所不知，謹從蓋闕。

其次，關於蠻書的注釋問題。蠻書內容極其豐富，但也有不少問題。樊綽是唐朝的一位官員，他的政治思想階級立場自然是站在唐朝統治者的一面。他認識到南詔問題對國防的重要，因而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工作。他站在唐朝統治者的立場上，對於南詔以及雲南的事情，都是用的譴責語氣。同時他以上國人物的身分來看西南邊地的人民，自然有很濃厚的民族偏見，如說異牟尋江西卑賤；相信後漢書南蠻傳和王通明廣異記來說明盤瓠的起源，以及對於夜半國婦人的紀載等等。「俗語不實，流爲丹青」，樊綽在這些地方表現得是很清楚的，注釋時不能一一駁正，謹在此指出，希望讀者用批判的態度，看待這些問題。

通行本蠻書輯自永樂大典，輾轉傳鈔，錯誤遺漏不一而足。上面已舉出誤字例，而尙待拾遺補闕之處，仍然不少。如卷三蒙舍詔條紀細奴邏以下世系，原本甚爲混亂。校據通鑑考異加以改定，補入皮邏閣一代，於是新唐書南蠻傳的「蒙氏父子以名相屬」之說，纔可以講得通。校注認爲考異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因而大膽的改了。這究竟是樊綽原來錯了，新唐書繼承了下來，還只是新唐書之錯，與樊綽無關，現尙不敢斷言。校

注這樣的改，不過是提出自己的意見，以供讀者參考而已。又如卷七提到南詔於唐文宗大和三年進攻四川，虜了一批工匠，從而促進了南詔織綾羅的手工業。校注根據唐人詩文，對大和三年南詔進攻四川之役以及後來所發生的事故，作了比較詳盡的注釋。這可以見出大和三年之役，在南詔的生產技術發展方面固然關係匪淺，在唐朝的政治上也曾引起了軒然大波，其重要可想而知。校注在這些方面的拾遺補闕工作，篇幅稍形冗長一些。原意是想把有關資料盡可能蒐集在一起，以省讀者翻檢之勞，因而也就聽其如此，不加刪削了。

蠻書也是有關雲南古代民族和地理的一部大辭典。校注利用元史地理志來說明這兩方面的問題。元史地理志雲南行中書省一部分上承唐、宋，下啓明、清，借此爲橋梁來解釋雲南古代，特別是唐代的民族和地理上的問題，還是比較可靠的。此外近代學者如已故的袁嘉穀先生，現在的方國瑜先生，他們對於雲南古代歷史的研究都有過貢獻。最近幾年來，雲南在考古發掘方面如晉寧石寨山有「滇王之印」金印的墓葬羣之發現，以及大規模進行的民族調查工作，都很有助於雲南古代歷史，特別是蠻書的研究。校注盡可能採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唯以限於見聞，掛漏之處在所不免。蠻書中有關雲南古代歷

史、地理、民族以及制度風俗等等方面提出的問題甚多。例如南詔統一六詔以前，今大理地區，尤其是洱海東面大姚、姚安古稱姚州一帶的歷史，就不大清楚。校注於唐初自太宗至高宗、中宗時期如梁建方、趙孝祖、梁積壽、唐九徵諸人先後經營雲南的事蹟，作了一些蒐輯的工作。這也只能勉強繪出一個輪廓，許多地方還是不甚了了，仍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其中有些問題如古代地理的比對證合，以及各民族古代歷史的推究闡明，前人可能已經有了結論，校注却因見聞不周而失收。凡此都希望將來能有機會與以補正。

蠻書卷七專志雲南管內物產，所紀有關耕種、養蠶、紡織、製鹽、飲茶、果木、開採金銀、畜養馬、牛、象、豬、羊、家禽；鍛造兵器如鐸鞘、刀劍，更名聞遐邇；加上卷五所紀無樑殿式建築，這都是研究南詔時代生產發展、社會形態以及唐朝文化對於南詔所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史料。校注蒐集了有關文獻作爲補充說明，因爲理論水平差，所以只敘述情況，不加論斷。

原本案語上有「案」字的是四庫館臣的案語，今照舊不動。今本校注的校勘和注釋，概於開始用「達案」二字，以區別於四庫館臣的案語。文字校勘附注於本文之下，注釋